周官辨

周官辨原序

昔昌黎稱孟子功不在禹下葢拯人心之陷溺實可與平成比烈周官之蔽蝕千七百年矣良由新莽王安石並假託以禍世故雖程朱二子定爲周公致太平之書非聖人不能作而後儒仍嘖有煩言望溪方子以閱漢書見此經爲衆所瑕疵者皆與莽之亂政同符乃辨其爲劉歆所增竄者凡十餘事具得其徵辭而闢之豁如也夫何休歐陽修胡宏魏了翁輩心疑莽歆所僞亂而未能深究此

經之本眞程朱二子則灼見周公運用天理之實而未嘗分別莽歆所偽亂故終不足以帖疑者之心自望溪之說出則羣儒更無所開其喙爲天下國家者可舉而措之而無疑矣故吾謂望溪之功亦不在程朱下北方之學者以余與望溪久故多叩吾廬索觀其書乃謀梓總辨十章以先之且寄語望溪宜早出其全書與學者共之安知不果有興於治教也

雍正三年孟夏江右同學龔纓撰

序

方子望溪中歲五經皆有述而治周官儀禮則在
獄始開通
聖祖仁皇帝矜疑獄辭五上五折本凡覆奏行刑者即
執纆索俟于門外而方子刪截注疏不輟同繫者
厭之投其書于地曰命在須臾奈旁人訕笑何方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及出獄未兼旬而
聖祖特名入南書房是秋移　蒙養齋徐公蝶園時叩
周官疑義方子詳爲辨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貫

服聞而持行者數人余與河間王振聲謂筆之于書然後可久乃出其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浹月而成夫喪禮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本也五官之法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然先王立中制節其所以然之義傳記或未之能詳而周官爲莽歆所僞亂自東漢以來學者懷疑而不能決自有二書然後喪禮之所以然五官之本然與莽歆所增竄昭然若黑白之不待辨而分傳曰述者之謂明方子之述可謂明矣龔君孝水曾刻

周官辨于河北劉君月三刻喪禮或問於浙東以授其生徒二君子没流傳者益希余惜其可以助流政教而行之不遠又喪服尊同則不降及梟府以國服爲之息舊刻尚未辨正故重校而錄之其序跋評語則猶仍其舊云乾隆七年三月混同顧琮序

自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

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旣無據以別其眞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茍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册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

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周官辨

桐城方苞望溪著

混同顧琮用方訂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説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絘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毆疫禬蠱攻貍蠹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

方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

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哲族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出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

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者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

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緫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緫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驅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哲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皦足以名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驅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夫

疫可驅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鷩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抜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誣燿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

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硩族氏去以方書十日以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無他事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爲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

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希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爲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義理詳明證據確切使胡文定父子見之亦當瀗然心服　李厚菴先生

其說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卽乎人心此之謂言立　蔡梁村

此真西山先生所謂能訂千古是非之文山有崩頹河有變遷此案一定終古不易

李雨蒼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鬬辯也毎見甿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顧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洽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

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鄰長稽之凡民之有邪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汙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

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没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其僞構經文皆歆爲之謀王也又以文義覈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咲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嗚呼聖人之

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千七百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疎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旣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

則本有爲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經之語而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册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須示天下而於已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異同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自記

程朱二子雖灼見周官非聖人不能作而於莽

歆所增竄未嘗一一辨明故六七百年世儒終懷疑而不決得此二篇條分縷析若辨淄澠周公之典乃昭然如日月之離薄蝕而顯光精自程朱以後開闡聖經之功惟茲爲鉅矣朱可亭

陳清瀾作學蔀通辯自謂若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望溪此文其周公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李雨蒼

周官辨惑一

逢莽之惡而假周官之法以浚民者劉歆之罪也重安石之誤使襲迹於莽而不悟者康成之過也康成之訓九賦也以爲口率出泉其訓門關市政也以舉爲官沒其貨國服爲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以農言之既用其力以治公田給役事貢布帛復用其私田之入以具車輦畜馬牛備兵器而又計口以責其泉其於民也不已悉乎禁有小大犯有輕重罰有等差乃漫不

訾省而於關則沒之於門則沒之旣沒其貨而又罰其人至貨賄六畜之遺於市者三日以爲期過此則沒於官而不可復請不幾於讎斂而相攫乎哀民之窮而貸之而重責其息責之而得則民重困責之而不得則法必行是以哀之者罔之也夫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餝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餘七者即以所貢之物爲賦而貢之外別無所謂賦明矣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則自市以外別無泉布之征明矣没貨于官漢之末造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以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凡曰舉者登諸籍也以没入爲義古無是訓也質人所稽者書契所考者度量淳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籍而不可

謂沒其貨也決矣康成于門關司市之舉皆曰沒其貨而質人則鈌焉是其不可通也康成已自覺之矣而猶欲以此蔽來者乎貸以泉息以泉者莽之亂政也周官無是也古者農各受田工廩於官而與農交易山林川澤官守之而民以時入焉養生送死之具家自有之其以祭祀喪紀而有求於官不過角貝金錫漆絲時物之類耳然惟喪祭始聽其賒則冠婚賓客賒且不聽矣況貸以泉乎三代盛時閭閻生養本無所用泉即上之賑凶饑養

老孤恤艱阨亦各以委積待而不恃乎泉惟大荒作布乃以當菽粟而使民自相糴耳若以泉貸商賈而收其息則王莽貸民以財使置產業而分其羸得之術也自莽及安石而外雖亂國晻世不聞更用此以浚民造怨而謂周公爲之乎司市之職曰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則有斂有賖而絕無所謂貸其義甚明而泉府貸息之文爲劉歆所增竄決矣不獨二鄭之說大悖卽後儒謂服國事以爲息於理爲近而實遠於事情蓋民艱阨則上隨時以賙不宜聽其妄貸以自耗若商賈則能通泉布而不能服國事且公旬三日用農民以服役事已

寬然有餘外此別無所爲國事矣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以不聞道也程朱二子於禮之節文間有考之未詳持之未嘗者至于修身治世之本原則與古昔聖人精神相憑依而無一事一言之不合康成于三禮之學勤矣其間名目度數參互考證亦可謂能竭其思慮者矣而乃以亂世之事誣先王之經以遺毒于後世惜乎朱子旣發是經之覆以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於康成悖道賊經之說未嘗辭而闢之也

以經傳正注家之誤語皆山立具此識力始可以明道解惑 楊賔實

春秋之末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猶賑而不貸也方是時宋亦饑司城子罕請於君出公粟以貸大夫盡貸司城氏貸而不書葢示君大夫不當言貸也晉悼公謀息民魏絳請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以貸然謂之貸者不過異時仍歸其本粟耳觀傳所載亦可知前此饑則餼之艱則賙之而絕無所謂貸矣至

戰國齊孟嘗君收債於薛馮煖謂不拊愛其民因而賈利之盡矯以賜貧民而燒其券則子貸之法爲成周所必無泉府之文實莽歆所僞亂昭昭然矣蔡梁村

以公心析理絶無爭氣李剛主

周官辨惑二

宋之禍始於王安石厚斂以剥下成於蔡京童貫王黼極情以奉上其説皆託於周官而京與貫黼之姦言實啟於安石嗚呼康成亦與有責焉爾夫膳夫職之義非甚隱深而難辨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社稷皆太牢則羣小祀不敢用也而乃日以自奉乎禮莫重於祭朝事饋食之豆數不過八而日共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甕之醬物將安所置之乎掌客致飧公豆四十簋致於其館以待[illegible]賓從猶致饔餼之[illegible]

醢百二十罋也注疏以證王恒膳日用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罋之醬物誤矣詳見掌客職蓋膳夫職所謂王日一舉舉少牢也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罋醢人職王舉則共醢物六十罋朔月月半舉太牢也醢醢以罋共則以備旬有五日之用而非一朝而罄之明矣經所以不明著其孰為少牢孰為太牢者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為恒食不待言矣醢醢百有二十罋為朔月月半之共義亦見矣若恒食日舉太牢則大食何加焉醢六十罋醢物六十罋果日日而共之王

舉則共之文不亦贅乎至於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太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非縱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其義於世子之有會有不會見之世子服不敢備多少惟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疏數惟王命而酒會矣膳無加獻有無惟王命而禽會矣惟朝夕恒膳品味有常無所用其會者與王后同耳自康成於王日一舉辭不別白疏者以爲日舉太牢共百二十罋之醢醯而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

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張之而京與貫黼以速北宋之亡嗚呼經義之不明其禍遂至於斯極夫然在鄭氏賈氏特訓釋之疎耳若安石則心術隱微之病也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舍先王思圖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恤其挾青苗法也襲迹於新莽而假周官國服爲之息以惑主聽而閉民言安石之學雖於道未有聞而於文則晰矣顧還其說謬其旨若此者將以遂己所圖而自蓋耳用此觀之其說膳夫職也安知非陰便人

主之私以售其術哉嗚呼君子之用世非不欲其功之成也而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葢以少有計功之心其末流必至違道以遂其私雖幸而有功而得不償失矣又況毒民以禍世乎此程朱之教所以必起於心術隱微之際也

解經當乎理義故能使讀者爽然於目快然於心在昔通經之儒惟劉原父之釋三禮具此卓識餘子未足比擬　李雨蒼

不惟針介甫之膏肓使後學誦之可惕然自正

其心術汪武曹

周官辨惑三

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以爲疑嗚呼此萬貨息耗之原人心淳僞之本禮俗善敗之關政教通塞之樞紐也聖人之忠於利民而盡萬物之理者具此矣自市政廢而陳肆之貨不當民用者十四三其作之以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以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有敗是亂民德也姦利得詐僞滋人心之所以抏敝而不可救藥也自山澤不隸於公盜竊公行而吏不禁而材物之耗者十二三矣

愚民非時妄取不俟其成而竭用之而耗過半矣山彌望而皆童陂塘稍遠於宅舍卽任其淤墊而物生之源益隘矣豪民擅山澤之利商賈籠難得之貨淫侈踰度震燿鄉閭中人以下皆化焉憂貧而不畏不義榮富而不恥爲姦雖有政教常以外心應之而寘然無所動于中此所以法嚴令具而姦不勝也周官之立市政也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所以利用厚生而正民俗也考權槩壹度量淳制法不中者不粥于市治質劑

辨名實所以閑民之姦心也衣服飲食不粥于市屬遊者有禁貴而過市者有罰所以防民之黠嫚也山林川澤官爲厲禁而平其守則生者得遂長矣以時計林麓而賞罰竊木者有刑罰焉以時舍川澤而糾其守犯禁者執而誅之則成者鮮耗敗矣斬材之期日官令之財物官須之則爭端息而獄訟無由興矣凡此者皆所以利民也而上則一無所利也商則于門征其貨賈則于關市征其廛而稅無重加焉門關之財以養老孤市之征布以

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雖曰關市之賦以待膳服然鼎俎籩豆之實共于牧人獸人獻人場人者備矣所取于市不過遠方之珍異耳嬪婦內人之功以給王后世子之衣服外府之泉不過時共共乏之匱耳至若山林川澤之材物守之者官而用之者民惟山農澤農受田而守禁者徵其骨物羽翮草貢葛材以當田賦而萬民之斬材佃漁受澤物之須者毫末無取焉聖人之心豈不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哉門關市肆所以不能無征者益

以九職任民有職則有貢無緣偏厚于商賈且先王之均萬民也使農士商工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以相過是以貧富不相耀而民無倖心若商賈無征所得過羸是鼓末業而廢民于生穀也如少有利之之心則山澤之利豈特什百于關市之征哉凡此皆周公夜以繼日竭其心思以致忠利于民者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之實于斯可驗而乃用爲疑不亦悖乎嗚呼聖人制作之精意世儒之智固宜不足以及之然于經之本文未嘗詳考而

漫爲無稽之言、雷同以相和、此此道聽而塗說者。孔子所以深惡其自棄也夫。

指事類情於聖人、運用天理處實能見其所以然述者之謂明非此等文字不足以當之朱可亭

横從放恣繩墨隱伏其法得之周秦盛漢人吳佑咸

周官辨惑四

周官之刑獄爲羣儒所疑者三一曰入束矢鈞金然後聽其獄訟則貧者無所赴訴二曰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此春秋傳所譏于鄭莊也三曰軍刑之誓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嗚呼史所司乃兵交之時日耳而殺之墨之此書傳所記盜賊姦宄所未逞之淫刑也而謂周官有是乎若夫束矢鈞金之入盟詛地牲之共乃聖人所以運用天理而究萬物之情特羣儒

未能察致耳周官之法六鄉之獄訟鄉師聽之六遂之獄訟遂師遂大夫聽之公邑之獄訟爲邑者聽之市及門關之獄訟市師質人聽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都家之獄訟都家之士與其長成之大者方士達之小者方士主之又有肺石以達惸獨老幼尙慮其無所赴訴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者必事久變生如書所謂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也故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明所禁乃兩造兩劑之不具者耳禁之而不能止則使入

矣以明直入金以示信所以使訟且獄者難其事而薄物細故可以內愬而中止也所以使被訟獄者懼于情不能匿罪必有加而私服也（古之聽獄訟者意論輕重之序而刑故無小辨法而不信則刑之辟藏而不信則刑之故知情之難得者罪必有加）若兩造具備之訟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久矣兩劑具陳之獄則質人司約與有地治者聽斷而歸於羣士久矣若有地治者與質人司約聽斷不足以服其心則當赴愬於職聽之士其遲以旬月正爲此也使職聽者而有枉橈則司寇親聽於外朝羣

士司刑皆在獄訟者皆得自言其情何爲復設入束矢鈞金然後聽之之法哉至於聽之而終不得其情故不得已而使之盟詛臨之以鬼神所以怵其內心也致之以其地域之衆庶而使共其牲則或有知其事而相證者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穎考叔者所以卒得子都之迹亦必其衆庶始不敢言而暴露于事後也卽所訟無徵而播其變詐於地域之人異日且不相保受焉是亦奸人之所懼也葢人情之所不能止者聖人因而用之以濟乎法之窮呂刑之誥曰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則虞夏之前固已有此而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不可以是議周官審矣若太史小史之墨殺則義焉取哉古者軍之大刑不過將及僕右以主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僕右其股肱也不戒不慎必至敗國而殄民故條狼氏之誓于僕右曰殺馭曰車轘既列僕右則馭必主將之制馭一軍者故其刑尤重大夫以下特官府之常刑耳先王制法盡人而不倚於天信理而不惑於數豈以兵交之時日而妄施墨殺乎班史稱莽性好時日小數垂死之時尚令天文郎按

拭于前時日所加恭輙旋席隨斗柄而坐則其平日行軍之律誓衆之辭必有申嚴於時日禨祥而重其罪責者然則誓邦之太史曰殺小史曰墨之文抑亦歆之所增竄也嗚呼經之本文既有僞亂學者生二千餘年之後惡乎正之亦正以理之當否而已而理即具於人心金矢盟詛之法以人情之所有而知爲理之所不可無也太史小史之刑以人情之所無而知爲理之所不宜有也夫五帝殊禮三王異政而君子信其揆之一者亦信以此

心此理而已用此言之豈惟周官之僞亂有莽事之可徵哉凡戴記所存衰世之曆禮皆以是别而芟之可也

余經歷郡縣久諳民事乃知此文灼見聖人立法之意 陳滄洲

豈惟獄訟即室中瑣事亦有其情難詰而無從判決者非格物窮理之盡不能發此難顯之情 徐燮菴

周官辨惑五

鶴山魏氏在羣儒爲明於周官之學者而於兵賦則惑焉其言曰司馬法田𥡴苴之法也而康成以證周官果若所云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則井田固厲民之法也民大無聊矣嗚呼𥡴苴所述果成周邱乘之政所不敢知而以甸出長轂人具馬牛兵器爲厲民則未明於秦漢以後與三代民財之分數民事之異同而漫爲是鹵莽之説耳是徒見夫政無常經民生狄隘終

歲無完衣豐年無餘儲以爲如是而復賦以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民何以堪不知自井田之廢環海之中十九皆隸農也耕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具牛種畜妻孥而不耕者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踐更百役有司多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窮若夫成周之世則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凡百畝所入皆民之私藏也公旬三日之外皆民之暇日也以今吳越中地百畝爲率中年所入

率二百石有奇中原半之而量幾倍則數亦略相差也管子之計民食也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而周公授田則三之一以爲凶年無年之積一以爲移民通財之備也其分固寬然有餘矣賦兵之初四邱之衆家出歲入之十一而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應時而立具矣過此以往歲出其百一而繕完修補無鈌敗矣況乎馬牛之畜可以任載可以糞土田固農事之根柢也材木取諸山澤絲枲成于婦功所耗於民財者不過金鐵皮革及工事之齎

耳豈若後世之民百物材用絲微毫末非出泉布以求之於市肆而不可致哉鶴山生南宋之末習見民事之偷苟民財之匱竭以爲成周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而以此妄議周官之法不亦汰乎尤可怪者七十五人乃四邱所起之徒庶也而曰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馬牛車輂兵器旗物之出於民見于小司徒見于鄉師見于族師見于縣師稍人見于遂之羣吏委積之須于官見于遺人見于委人見于廩人見于倉人而

曰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經無明文治溝洫者地官之屬則遂人夏官之屬則司險而土均所掌乃地守地事地貢也夏官司馬之篇皆政典也而曰政典無傳四司馬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由是觀之其於周官之本文猶未能誦數而條貫也而可遽伸其臆說乎嗚呼聖人之經所以爲萬世法程者以其皆經理民物之實用也自漢以前經學雖疎而治經者皆求其實用故苟有所執其見于行事必有異于人人唐宋以後訓詁詞章之學

興自三數大儒而外不過摭其故事剟其遺文以自潤澤其進於是者又爭欲立異說以爲名是故說愈繁而義愈晦學愈博而用愈疎鶴山之學猶號爲求濟於實用者而鹵莽若此無惑乎南宋以來恒以通經而不達于世務爲儒者詬厲也嗚呼世務之不達其於經乃果能通也耶

於萬物之分數古今之政俗井然於胸中故言皆當物唐宋諸家之文未有如此濟於實用者

朱可亭

明白洞達足以開物成務不獨汪洋勁肆有先秦盛漢之風軌也 蔡梁村

周官辨惑六

廬陵歐陽氏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千里計十四萬有奇攻周官者據此以自固不知五官之屬其數無多彼所計者特鄉遂小吏閭胥鄰長之數耳嗚呼此閭族黨州鄉之法周公所以錯斯民於衽席以致刑措者此其基也阡陌既開以後以視井牧未廢之前治法之汚隆人心之淳僞禮俗之善敗所以截然背馳而不可挽者皆由於此而乃用此爲譏譏乎其爲道也卽近以致遠盡小以爲大

所用之正長卽其鄉之民也所布之憲令卽民之家事也條分而縷析綱舉而維張以施典法如木之有根以課功事如農之有畔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率舉可知也故治非是則不行教非是則不徧禮非是則由之而不安政非是則操之而不習刑非是則放紛而難理事非是則抵冒而無稽秦漢以後大州壯縣疆圉或數百里而掌事者不過數人徵輸獄訟盜賊役事紛然而百出耳目思慮苟有不及吏必緣之以爲奸此斯民之

所以苦病而無所底告也周公之法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二十五家之長財賦之徵斂閭胥里宰掌之以聽於閭師遂師公田之歲入九職之作業不問而可知也而長吏苛斂胥役侵牟保正破家之患無自而生矣觵撻罰之事閭胥里宰掌之其不率教而有獄訟者鄉師遂師立聽而斷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而士之治各有期則蔓延久繫無辜失業薄罪瘐死之患無自而生矣五家相保以簡罷民既以清盜賊之源而伍兩既定以地遠近

相比而追胥則民之守望相助卽所以詰邦盜也閭胥里宰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而又合聯以役國事則久暫勞逸可以互均喪疾事故可以相代也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事則比邑之民可以移用而天期地澤風雨之急救之也時而土無遺利以育賢才則鄉州之選始於家塾而六德六行六藝之實觀之也察而士無遁情典法之施半寓於民間之飲食喪祭冠婚而禮無不達有司所課下及於比戶之女功而教無不行至於軍旅

之興將無非其長伍無非其隣晝戰目相識夜戰聲相聞其懽欣足以相死古之聖人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此其樞紐也歐陽氏所病于設官之多特謂無祿以給之耳嗚呼是未察於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羣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也葢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故司士職曰以功詔祿而又曰以久奠食謂不命之士其長所自辟除者也其在官中則能以久著而差其廩其在鄉遂則位以久進而益其田故不得

與諂祿同科耳何休之述井法曰在田爲廬在邑爲里里八十戶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漢去周爲近休所稱雖或衰周變法而周官鄉遂之制大略視此矣蓋閭胥比長雖曰中士下士其實耦耕之民也師田行役常與其曹偕作並息而他無事焉以其材力稍優故進其等以率其曹卽秦漢以還所賜之民爵是也（天官九兩所謂以治得民者蓋本非官也以治民事得統率其儕伍故名曰吏）至於族師則所轄稍衆而其事亦較繁喪紀祭

祀則治焉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焉合聯簡器則掌焉耕耨女功則督焉其身不得即事於南畝故倍授之田使得傭閒民耦强力以代其耕循數推理必百家之長然後可受倍田蓋族師倍田則黨正有加焉計閒民轉移執事者止足以供此若閭胥以下雖益其田無從得隸農也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何以知授田之數止此蓋鄉遂之吏尊其爵者傳權足以統攝薄其田者事簡而員多也使皆如王朝之大夫士則無地以給之矣雖曰上士其爵亦等於諸官未命之士耳至於六遂則其事較簡而其爵亦較卑即通王畿之內百夫之長皆受倍田不過三萬餘家所占之地不及一同之

半而何憂其不給哉況乎鄉遂之吏雖多而無府史胥徒以今直省計之省不下百縣以中縣爲率胥役之受糈於官者僅數十人而附胥附役以及里保雇直漁蠹平民以贍其妻子者不下千人合百縣而計之與周官畿內中下士數不相遠苟大府皆賢郡縣之吏皆良而無非分之求以重困之民尚未以此爲苦病也用此觀之族師以上即取於民以祿之不患其不給而況乎僅倍其田閭胥比長之屬雖盡益以田取諸提封千里授田六百

六十萬井之中不足爲廣監而况乎斷自族師以上哉昔朱子讀地官司徒之篇以爲古者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禄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爲一事其所以能聯爲一事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也故曰此周公建太平之基本而乃用爲疑不亦悖乎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不足以見作者之意愼毋輕言述哉

治教禮政刑事皆以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根基爲樞紐灼見聖人制作之意非一世之文千

百世之文也李雨蒼

究宣聖制釋千古之疑言有始出而可信其與

天壤相敝者此類是也受業黃世成

周官辨惑七

前儒謂賒貸之法當井田封建時不惟周公之聖可行雖庸吏可行郡縣以後不惟王莽安石不能行雖周公亦不能行葢政教禮俗形易勢殊故事同而情異信矣然按以司市之文則周官本有賒而無貸貸也者比戸相通之道也若以官貸雖不責其息以周公行之而民亦有不利焉雖重責其息如莽與安石而官亦終有損焉其故何也葢不責其息民將輕於貸而妄自耗及本不能歸而有

司之法行必私倍貸以求脫而生益艱矣重責其息至于疾病死喪逃亡困敝而不能支則民雖殉以身命而財終不可得也惟賒斂則宜於古而不宜于後世耳然豈惟賒斂哉掌節之法遠行必有節傳比長之法近徙必有節授無節無傳者有幾則不達無節無授者唯圜土內之由斯道也盜賊無所隱逋逃無所之然唯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商與使近徙者不出其鄉斯可耳後世行此則門關壅塞廬宿莫容官徒騶馳而日不暇給矣

一歲之中州長之讀法者三黨正五之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庶既比則讀焉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旗物小司徒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技之閭胥數之趨及于耕耨稽及于女功由斯道也禮與民習而相安政與民宜而無蔽衣食可殖禮俗可興然惟治不出于州黨而詳于族閭掌地治者郎其鄉之民而無府史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呼集奔趨廢時棄業家至戶籍層累督察胥役因緣

倚法以相蹙迫脊脊然雖寢食不得寧矣齒角骨物羽翮絺綌葛材草貢並徵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可以息民力可以寛民財然惟輕細之物徵之王畿千里之中四面而至遠者不過數舍則可耳後世易之以平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名爲不加賦而民力之困民財之虧不啻收大半之賦矣嗚呼周官之法所以極于瑣細繁密而無遺者乃聖人愛民之心徬徨周浹因時制宜而曲得其次序者也管子治齊號爲能用

周官之法然簡節而疎目視周官爲僅存其大略矣武侯之治蜀也士無抑才軍無冗食下無匿情其治象於周官爲近然不能指其何者爲用周官之法也嗚呼治周官者以是而求之則幾矣

本貴與馬氏之說而類之盡之馬氏之說世所共見故不復載自記

周官辨惑八

司空之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而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爲事典自宋以後瞀儒好爲異說以乖經義者多矣而此則號爲通經者實倡焉嗚呼是之謂不知而作也夫五官之事皆基於事典故洪範之列官政首司空而後及其餘而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也尚書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體國經野之實用也卽是以求之則事典之本體昭昭然可見而羣儒之迷

謬不足辨矣葢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事各
異方雖若有連而不相及也鄉師之職大役則帥
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
司空之辟葢任役事者地官之民徒而與事任力
則有司空之辟焉令其所謂辟者安在哉大司馬
之職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葢聚大衆故以
司馬之法治植要以習軍中之壕壘然司馬曰與
慮事則主其事者非司空而誰哉川澮溝洫之積
數遂人掌之量人量之司險設之而規五溝五涂

之深廣相因山通川之地埶要綰道路以立關梁時式險易以傅衆力溝或以水潄防或以水淫則司空之法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大司徒制之大司馬正之量人量之職方氏辨之土方氏相之形方氏正其華離遂師辨其名物而鄉遂郊關以封域而別其遠近農士工商以作業而異其遊居城郭渠落以鄉山經水而審其面勢測土深以求泉順地防以行水春築隄防冬繕城郭（詳見管子度地地員篇）則司空之法也其在他職則事更無聯

焉者社稷宗廟之位四郊四望四類以及山川邱
陵墳衍之兆小宗伯授之會同之壇司儀令之而
正方攻位量功命事小宗伯司儀不與也王內之
宮寢宮中之官府次舍司空作焉而後內宰書其
版圖之數宮正宮伯比其官吏人民士庶子之居
朝市既成而後小司寇朝士太僕掌其政司市布
其令倉府廄庫既成而後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倉
人廩人校人庾人儆其守車旗兵甲既成而後巾
車典路司常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辨其用其

他禮樂賓祭之器守藏服御之物莫不皆然惟天官之染人追師屨人夏官之槀人疑可爲事官之屬然王后世子之飲食衣服皆隸天官而聽于冢宰聖人有深慮焉染人以類從則所掌特官中之染事耳兵器之用惟弓矢爲多而易毀折故司馬之屬特設槀人以試之然曰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則造之者乃弓人矢人可知矣用此觀之五官之屬皆確乎其不可易冬官雖亡而以五官按之其職其事可班而列也又况鄉師所涖之匠師儀

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覲禮之嗇夫不屬於司空而焉屬哉此義清溪李邦卿所發昔朱子於謂詩序宜遵者終不與言蓋賤其道聽塗説不足辯而闢也故余推本司空之職事及與諸職聯事而不相及者使後世有以考而羣儒所分所繫之無章則存而不論焉

此篇與吾弟邦卿所見略同南豐曾氏所謂理當故無二也李厚菴先生

先生每言周官義理事實皆見於無文字處學

者知此并可得讀易與春秋之法 受業雷鋐記

蒼莽回互不煩繩削而合于度猶見管荀遺則

受業吳以誠記